



刘黎莹、著 杨晓敏 刘海涛 秦俑、主编

中国小小说 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·刘黎莹卷

《端米》
《房客》
《夏日的思念》
《一朵茉莉花》
《月若有情月常吟》
.....

上钩的鱼 都很美丽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

中国小说

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·刘黎莹卷

刘黎莹、著 杨晓敏 刘海涛 秦俑、主编

上钩的鱼 都很美丽

兴界图书出版公司

广州·上海·西安·北京



作者简介

刘黎莹，女，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国家二级专业作家，曾在《小说月报》、《小小说选刊》、《微型小说选刊》、《福建文学》、《天津文学》、《山东文学》、《滇池》、《长江文艺》等刊物发表作品近 300 万字。曾获第二届中国小小金麻雀奖、1995~1996 年《小小说选刊》佳作奖、1997~1998 年《小小说选刊》优秀作品奖、吴承恩文学艺术奖等奖项。2008 年，小小说集《无法被风吹走的故事》荣获“2008 年冰心儿童图书奖”。代表作有《夏日里的思念》、《端米》、《砷米》、《玉镯》、《月若有情月常吟》、《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》等。

[金麻雀奖简介]

为了倡导和规范小小说文体，推介名家，遴选精品，2003 年，由《小小说选刊》、《百花园》、《小小说出版》、郑州小小说学会联合设立了“小小说金麻雀奖”。该奖项以每位作家在规定年度内创作发表的 10 篇作品为参评单元，同时参照作家的整体创作实力进行评选。第一届评选时间为 1982~2002 年度，共评选 10 人；以后每两年评选一届，每届评选 5 人。此奖项虽系民间发起，但因其全国性、权威性和公正性，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富有影响力的重要奖项之一。

[历届金麻雀获奖作家]

第一届（1982~2002）

王 蒙 冯骥才 林斤澜 许 行 孙方友
王奎山 侯德云 刘国芳 陈 毓 黄建国

第二届（2003~2004）

邓洪卫 宗利华 刘建超 蔡 楠 刘黎莹

第三届（2005~2006）

于德北 谢志强 孙春平 聂鑫森 陈永林

第四届（2007~2008）

沈祖连 申 平 魏永贵 非 鱼 周 波

[中国小小说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]

冯骥才 《快手刘》
许 行 《白雪雕像》
孙方友 《富孀》
王奎山 《乡村传奇》
侯德云 《你要深情地看着我》
刘国芳 《风铃》
陈 毓 《美人迹》
黄建国 《一树蝴蝶》
邓洪卫 《初恋》
宗利华 《蓝颜知己》
刘建超 《朋友，你在哪里》
蔡 楠 《水家乡》
刘黎莹 《上钩的鱼都很美丽》
于德北 《百合花布》
谢志强 《桃花》
孙春平 《讲究》
聂鑫森 《大师》
陈永林 《红乌鸦》
沈祖连 《前朝遗老》
申 平 《猎豹》
魏永贵 《先生》
非 鱼 《来不及相爱》
周 波 《左边的风景》

着力刻画女性柔韧之美

——刘黎莹小小说印象

杨晓敏

1996年,刘黎莹在《泰安日报》发表了小小说《仲夏的莲》等,开始引起小小说业界的关注。1997年的《百花园》有个石破天惊的策划,从第一期设置重要栏目,即一次性推出一位小小说作家的10篇原创作品,旨在对一些新说作者进行着力培养与打造。刘黎莹的写作风质朴,夹带着浓郁的鲁西乡野风情,尤其对青年女性的塑造在不事雕琢中独具个性,于是她成为小辑的首选。

为了保证作品质量,我印象中曾数次请刘黎莹换稿,后来在她的三十余篇稿件中选用了十题。其中《端米》一文发表后,不仅成了作者的代表性作品,赢得两年一度的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,而且时经大浪淘沙,《端米》依然挺立于小小说名篇的行列。该文的结构并不复杂,只是从容地叙述了一个女人让丈夫浪子回头的故事。极为难得的是那些鲜活的语言:小米饭熬好了,笑吟吟问泥:“稀哩?稠哩?”菜盛到盘子里,又总是让泥动第一筷子,然后笑眉笑眼地问:“咸哩,淡哩?”还有细节的选择:丈夫泥嗜赌,妻子端米为帮他彻底改此恶习,将欲取之,必先予之,初始不劝不闹,一味顺从。泥没钱便从家偷粮食卖,端米帮他装袋子。直到端米以极端的方式把卖血的钱交给泥时,“泥的头皮轰地响一下,泥像个疯子,用小蒲扇一样的大手猛扇自己的脸,直到把脸扇成个紫茄子。”丈夫终于幡然悔悟,一家人开始走上勤劳致富之路。主人公说:人这辈子要遇到好多事情,总不能事事都绕着走。只要豁上命,准行,说到底也就是一句话,水滴石穿罢了。”这种在不动声色中透射出来的感化力量,能把读者压迫得透不过气来。



和许多有成就的生活型作家一样，刘黎莹早期的小小说创作溢满了泥土的芳香味儿，字里行间那种对身边人物和脚下土地的热爱，通过不同的塑造和叙述展现出来。尤善刻画年轻女性在困境中的奋争、宽容、坚韧和尊严，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。她认为既然小小说的角色是人，那就应该把兴奋点着重放在人物的喜怒哀乐上。《房客》文笔干净利落。孤男寡女相逢，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痴而不迷，哀而不怨，在乡间之夜的纯朴氛围里，对传统文化中的“发乎情止于理”的内涵进行了原始的诠释。《月圆的时候》写了两个在生活中饱尝不幸的女人同病相怜，在生死关头完成了自我救赎的故事。天上的明月颇具象征意味，显得情景交融。最后主人公抹掉眼泪说，今天的月亮多圆多亮，咱要是死了，就再也见不到这么好看的月亮了呀。记得作家王奎山先生曾说过，文学作品，说到底应该给予弱势群体以希望。读罢此篇，亦能感受到作者笔下蒸腾的暖意。《仲夏的莲》依然歌颂的是女性在厄运下主动掌握自己生存方向的信念和行动，产生出一种动人心魄的柔韧之美。还有《杨树》、《金子一样的日子》、《一朵茉莉花》、《残手》等小小说佳作，开始形成了自己在作品选材、立意上的独到思考，在语言叙述和人物形像刻画上坚持着自己追求的艺术风格。

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，新兴的当代小小说文体尚未得到众多女作家们的青睐，仅有寥寥数人发表作品而已。刘黎莹等人的崭露头角，为阳盛阴衰的小小说写作阵营，带来了一抹亮丽的色彩。《小小说选刊》曾专门编选了一本叫做《小小说五朵金花》的增刊，借此推介她们的作品和鼓励更多女性参与写作，一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在 2005 年的第二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评选中，刘黎莹以数质兼优的小小说创作获此殊荣。

刘黎莹近几年的小小说创作，已从农家田舍、乡场村落中跳出来，把目光聚集在都市人物上，以更复杂的情感冲撞式写作展开故事，透视社会变型期霓虹灯下的人生人性。与前期的作品相比，可读性更强，故事也更好看了。

（杨晓敏，现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《小小说选刊》、《百花园》主编，曾荣获“小小说事业家”等荣誉称号）

目 录

第一辑 | 清竹雅韵

- 夏日的思念 / 2
端米 / 5
上钩的鱼都很美丽 / 8
城市里的草 / 10
砵米 / 13
报答 / 16
樱桃 / 19
仲夏的莲 / 22
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/ 25
放羊 / 28
邻居 / 30
月圆的时候 / 33
心灵的错位 / 35
秘密 / 37
垒墙 / 40
杨树 / 43
酒楼里的阳光 / 46
新娘穗子 / 49
一朵茉莉花 / 51

第二辑 | 梦亭雨轩

- 怀抱鲜花的男人 / 56
二丫的心事 / 59
嫂 / 61
飞来的情书 / 63
爱无所依 / 66
梦蝶沫雪 / 68
第九十九夜 / 71
楼上楼下的女人 / 74
婚床 / 77
夜色下的玫瑰 / 80
修庙 / 83
新娘和羊 / 86
敢不敢去见一个人 / 89
井台月夜 / 92
有梅花的地方 / 95
小鹅 / 98
上天早就有安排 / 101
残手 / 104
圆梦 / 107

第三辑 | 云绕水萦

- 第八种结局 / 110
小雪 / 113
绿叶划伤爱你的心 / 116
姐妹 / 118
神偷 / 120
哭泣的羊 / 123
猫婆 / 127
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 / 130
惊雷 / 133
金子一样的日子 / 136
玉镯 / 138
听雪的残荷 / 141
戒指 / 144
冬季里的黄丝巾 / 147
雨瓦青青 / 150
冬季里的小巷 / 153
鱼缸 / 156
今夜香闺春不锁 / 159
悬挂在鱼钩上的爱情 / 161

第四辑 | 山泉叮咚

- 不说话的女人 / 166
黄昏时的诺言 / 169
回生丹 / 172
饶恕 / 175
石龙的传说 / 178
谁的钓竿挂在墙上 / 181
王祥的一天怎样过 / 184
微服私访 / 187
银坠 / 190
月光下的门 / 193
月若有情月长吟 / 196
爱看书的男人 / 199
青花瓷 / 201
姗姗来迟的请柬 / 205
习惯 / 209

用女性手写女性心——刘黎莹小小说创作论 / 龚学超 刘天平 / 212



第一辑 清竹雅韵

柔软是人类内心深处的隐秘，是一块无边无际的野地，生长着漫天的生机和无垠的花香。花香有浓有淡，芬芳着我们的味觉和心灵，于是，我们就把目光投向铺天盖地的生灵。他们站在各自的地方，坚守着脚下的泥土，把自己忠贞出根，开出自己的鲜艳。花朵或大或小，或整或碎，但他们都努力地竞放着，生动着，成为了一方极致的绚烂——这就是作者在第一辑中，要给我们的阅读印象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了人性美好的光芒。这光芒来自那个叫《端米》的女人，那个把石头暖热的女人。她用坚持和忍耐给我们演绎了水滴石穿的经典，她用真爱的剪刀给我们修剪了旁逸斜出的生活。这光芒来自用《砷米》的赈灾的白四爷，他用一碗砷米熬的粥毒死了大少爷，保住了比生命还要重要的名声……



夏日的思念

那天真是巧得很。

我和他在火车上相遇，在同一座城市下车，住在同一个宾馆。办完住宿手续后，我匆匆为公司跑一笔业务，临近快吃晚饭时才一脸疲惫返回宾馆。

他来敲门，约我陪他去看一位女朋友。

我说：“我累得饭都不想吃，哪有心思陪你看女朋友？”

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。看上去他的岁数不会超过六十岁。

他有些难为情，说：“姑娘，往少里说我也比你大几十岁，我不是个坏人。我坐了一天的火车就是想来看她一眼的。怕她老伴误解，陪我去一趟吧。”

他像个孩子般紧张而又可怜巴巴地望着我，唯恐我拒绝。他一再表白，这一生很少像今天这样求过人。

走在路上，他一直目不斜视走在我的前头。

默默行走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才来到一个路口。问过信儿，站在一幢宿舍楼前，他跑进传达室，又兴奋地跑出来告诉我：“她就住在二单元四楼。”

他简直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怪人。

路上他一直催我快走，可上到二楼时他却有些犹豫。上到三楼时他的步子乱得一塌糊涂。上到四楼，敲门时他的手抖得像风中的树叶。如同一块棉花落在那扇古铜色防盗门上，没有发出丝毫的响声。我正要去帮他敲门，他颤抖的手快速离开那扇门，仿佛那扇门是一大块烧红的烙铁。他拉着我头也不回地向楼下跑去，一直跑到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才气喘吁吁地放慢步子。

大概他被我嘲讽的眼神刺痛，竟一迭声地说：“你不懂。我们毕竟不是一代人啊。”

“你害怕她的老伴？”

“她的老伴三年前就去世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骗我？”

“不骗你，你会陪我来？陪我走走吧。”

他眼睛一直凝视着前方。

我陪他走了一段路程。前边是个菜场。他围着菜场转了一圈，又转了一圈。我明白了他的意思。他一定是按她住的位置，知道她每天都要来这里买菜。怪不得刚才他坚持不坐出租车，非要走着来呢，他是因为这座城市里弥漫着她的气息，他是那样地留恋这坐城市的每一条马路。我佯装不知。有些事埋藏在心中会变成浓香四溢的美酒，说出来就变成寡淡无味的白水。

天快黑的时候他站在路边，使劲儿摇了一下头，像是要驱赶脑子里的某种念头，说：“今晚就走！必须走！不然和她同住一个城市我会发疯的。”

道过谢，他匆匆离我而去。

我站在陌生的大街上茫然四顾。

一位瘦削的老太太向我走来。

她说：“姑娘，谢谢你陪他来看我。三年前老伴去世时他就来过一回。那时候正是夏天，我家住在一个胡同里。我从窗户里望着他在月光下走来走去，一直走到天明。我就一直在窗





户跟前望到天明。他没有勇气敲门，我更没勇气开门。”

“为啥要跟自个儿过不去呢？”

她长长叹口气，答非所问喃喃自语：“这次来看我，他老伴提前打电话告诉过我。你和他在门外的说话声我都听到了。”

她似乎看出我满脸疑惑。

“当年我和他好得就像一个人。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呕气，轻易分了手。这人呐！大半辈子生活在后悔中的滋味真不好受啊。”

“现在再生活在一起也不迟啊。”

“你哪里知道？他老伴是位多么善良的女人啊！”

她的眼里漫出了一层水雾。

她攥住我的手使劲儿晃了几下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尽管是在炎热的夏季，但我能感受得到她一双颤抖的手却凉得吓人。看来我们下楼时她就一直跟在后边。她是想悄悄多看他几眼啊。

回到宾馆，心情久久无法平静。

虽然我不知道他和她的名字，但我知道此时此刻他和她的心灵都无法安宁，哪怕是片刻的安宁，就连我这个局外人都无法入眠。

活在世上，想让心灵安宁下来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。

端 米

泥结婚的头三天，还能老老实实在家守着水葱一般的新媳妇。三天后，泥就想找茬闹一阵。泥结婚前喜欢钻窝子。柳村的人都把赌钱说成钻窝子。泥听赌友说过，一开始就降伏不住老婆，这辈子就算完了。老婆就像一棵草，就是压在石头缝里，也照样黄了绿，绿了黄，是见风就长的东西。

新媳妇端米总是笑眯眯地做这做那，像捡了宝一样一天到晚就知个笑。小米饭熬好了，笑吟吟地问泥：“稀哩？稠哩？”菜盛到盘子里，又总是先让泥动第一筷子，然后笑眉笑眼地问：“咸哩？淡哩？”泥说：“啰嗦个球！做点饭还要给你三叩六拜当娘娘一样敬？”

端米就拿筷子闷头吃饭。泥吃着吃着，又觉心里挺对不住端米。泥说：“小米饭，黏哩。”端米不吭声。泥又说：“菜，香哩。”端米还是不吭声。泥就摔了碗，用手抱住头，伏在饭桌子上，说：“端米，我难受呀端米。”

端米抚一下男人的头，扫干净地上的碎碗片。

泥说：“端米，你不是一棵草。你就像个圆溜溜的皮球，让人想咬都没处下口。”

端米说：“泥你想去哪就去哪儿。”

泥就又去钻窝子。输了牌就回家往外偷粮食卖。一次偷一布袋，瞅个空子扛出来。有一回脚底下走得急，绊在门坎上，摔青了半边脸。端米给他抹了红药水，说：“你想往外扛就尽管扛。我不拦你就是。”泥就大了胆。泥后来干脆用盛过化肥的编织袋往外扛。有时候泥一个人往袋子里装粮食挺费劲，端米就过来撑起袋子口。泥就一瓢一瓢往里装。嚓，一瓢，嚓，又一瓢，快露缸底了。早先泥的娘活着时是从不让大缸底露出来的。娘对泥说过，这口大缸用了好几辈子了，还从没露过缸底。有时遇上灾年，就



是吃糠咽菜啃树皮也不敢空缸底。泥拿瓢的手抖抖索索地像是抽了筋。端米提了一下袋子，说：“还能装十来瓢哩。”泥真想一瓢头子砸在端米脸上。泥心里开始发毛。泥的手在媳妇脸前像秋风中的枯叶一样抖个不停。端米又提了一下袋子，说：“还能装两瓢哩。”泥就把瓢摔在了地上，用脚踩了个稀巴烂。泥说：“端米你干吗非要这样？我连村长都没怕过呀端米。”端米说：“你看见别人打老婆手痒哩。”泥说：“我往后再去钻窝子就把两只手剁给你看。”

泥跟着端米上地里拔草。柳村的人看奇景一般，说：“我老天，泥也下地干活了，泥的媳妇竟有这等能耐！”

泥干了一星期的农活，就又开始手痒，趁端米回家扛化肥的时候，泥就从地里跑了。泥赌输了就回到家里找菜刀。泥说：“端米我要剁手给你看。”

端米正在剥花生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

泥扔了刀，从门后头拾起绳子，就把自家喂的狗给捆上了。眨眼功夫就把狗的两条前腿的脚趾头给砍了下来。

泥说：“端米我要再去赌，就把我的两条腿砍给你看。”

泥还是管不住自己。泥再次赌

输后，从菜板上拿起菜刀。泥说：“端米我可砍腿了，我可真砍。”端米正蹲在鸡食盆前拌鸡食。泥伸手捉住一只芦花鸡，削去了一条鸡腿。

泥也有赢钱的时候。这时候泥就会老老实实在把钱递到端米脸前，说：“端米，你看，是不？树叶还有相逢时，岂可人无得运时？”

端米远远地退到天井里，说：“怕脏手哩。”

柳村的人常说，好人不睬泥，好鞋不踩屎。就有好事的人问：“端米，你好好的，干么不跟泥散伙？”

端米说：“人是会变的呀。”

“那干么不拦住泥？由着泥的性子去钻窝子。”

端米说：“铁锁媳妇不就是因为拦男人被打残了胳膊？”

“你就不怕把家赌垮了？”

“家垮了，我还有条命。泥就是铁人钢人我也要把他暖化。”

大伙儿就叹气，说：“自古骏马却驮痴汉走，美妻常伴拙夫眠。”

一个下着麻秆子雨的黄昏，泥正守着空了的大缸发愣，端米摇摇晃晃地像只落汤鸡一样跑回家。端米从怀里掏出二百块钱递给泥说：“你现在只能用我的命去赌了呢，直到赌干我身上最后一滴血。”泥接过钱，票子里夹着一张抽血单，泥的头皮“轰”地响了一下，泥像个疯子，用小蒲扇一样的大手猛扇自己的脸，直到把脸扇成个紫茄子。

春天的时候，花草到处抽芽、开花。转眼之间，山上、树林、屋角，全都变了样。泥在镇上开了个钟表修理店，端米开了个服装加工店。钟表店的生意挺红火。十里八乡的人都想来看看出了名的泥怎么说变就变了呀。端米的服装店更是热闹，好多女人都想来看看端米是否有三头六臂。

就有人问端米有没有绝招，端米甜甜地笑笑，说：“人这辈子要遇到好多难事，总不能事事都绕开走。只要豁上命，准行，说到底也就是一句话，水滴石穿罢了。”



上钩的鱼都很美丽

十五年前，婶婶为了嫁给一贫如洗的叔叔，竟被父母逐出家门。那时候，叔叔正在生一场缠手的大病。就在叔叔的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，婶婶却飞蛾投火般，义无反顾地投向叔叔的怀抱。叔叔奇迹般地起死回生。两人喜结连理后，便从乡下来到了城市。

两人捡过垃圾，给人送过煤球，在建筑工地下过苦力。讨不到工钱时，曾经沿街乞讨，住过桥洞子……命运挺会捉弄人的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叔叔竟时来运转，尽管时来运转得不是那么光彩，好在没有触犯法律。发迹后的叔叔常向我们炫耀：“什么是运气？运气就是当机会来敲门时，看谁先早已做好了准备。”

婶婶不知道发迹后的叔叔到底包了多少个二奶。叔叔在婶婶面前总是规规矩矩的。但我们却经常看见叔叔身边花团锦簇，美女如云。婶婶后来还是明察秋毫，看出端倪。但婶婶到底不再是当年的那个乡下女人了。婶婶学会了开车，因为婶婶要常去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刚刚重建起来的教堂。婶婶每次从教堂回来，都会很安静地和叔叔在一个饭桌上吃饭，有时还一起陪叔叔去游泳。开始，我们都以为叔叔是为了想要个孩子，因为婶婶不能生养，所以婶婶才默许叔叔在外边和别的女人有个孩子。可是，很快我们就发现，事情越来越让人疑窦丛生：被叔叔秘密包养的那些女人一旦有了身孕时，叔叔并不敢让她们把孩子生下来。

我们大惑不解，叔叔却一脸真诚地对我们说：“你婶婶对我够宽容了，凡事不能做过了头，我要是再有了孩子，能对得起她吗？”

叔叔就是这样的让人不可思议：他在让那些女人打掉孩子的同时，又毫不犹豫地扑向一个又一个或娇艳无比，或清纯柔婉的女人，一如当年婶

婶痴迷地投向他的怀抱。不知是不是叔叔不要孩子的缘故，婶婶竟能相安无事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从没见过婶婶和叔叔闹过吵过摔过东西。叔叔无论在外边如何叱咤风云，神采飞扬，只要一踏进家门，在其貌不扬的婶婶面前毕恭毕敬的样子让我们大开眼界，惊叹不已。我们越来越敬佩婶婶了。

快近五十岁的叔叔，不能没有一点乡下传宗接代的思想吧？可他为了不让婶婶伤心得太厉害，竟能下得了狠心扼杀自己的亲骨肉，那可是他的亲骨肉呀。慢慢地，我们发现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：每当女人怀上孩子时，也就是叔叔离开她的时候。那天，我们正在听婶婶说教堂的事，打外边进来一个美人儿。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叔叔包养的女人。叔叔的眼力已越来越苛刻，被他包养的女人也越来越让人看一眼还想再看一眼。美人儿在婶婶面前急得快要哭了。美人儿对婶婶说：“姐姐，我求你了。让我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吧。我现在众叛亲离，什么都没了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就只想要这个孩子。”

婶婶很和蔼地对美人儿说：“只要孩子的父亲想要，生下来就是了。”

美人儿走后，我们竟情不自禁地替美人儿求情：“婶婶，你说句话，让叔叔留下她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吧。”

婶婶仍很和蔼地对我们说：“只要孩子的父亲想要，生下来就是了。”

那天，婶婶给我们打来了电话：叔叔住院了。等我们赶到医院时，叔叔已撒手西去。办完叔叔的丧事，我们怕婶婶寂寞，常来陪婶婶聊天，聊着聊着，就聊到了叔叔，当然也聊到了叔叔包养的那些女人。婶婶忽然对我们说：“你叔叔家里的人都在恨我，以为是不让我叔叔要孩子。”

我们忙劝婶婶：“那是叔叔为了不让你太伤心，自愿不要的。”

婶婶说：“其实我也挺想让你叔叔要个孩子的。每当我看到那些美丽的女孩子在我面前哭哭啼啼时，我真的很可怜她们。她们为了得到你叔叔的宠爱，竟顾不上保持身材，争着抢着巴不得快快的给你叔叔生个孩子。”

我们问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劝叔叔要个孩子呢？”

婶婶说：“我当然劝过。我还想成全你叔叔，想办离婚手续，让他彻底自由。可是……”

我们以为是叔叔舍不得婶婶才宁愿不要孩子的，没想到婶婶的话让我们大吃一惊：“别人都以为我不能生孩子，直到你叔叔临咽气时，他才对我讲，原来他早就知道自己没有生育能力。”



城市里的草

男人敲开门后，房主轻轻拍一下男人的肩膀，算是打过招呼。

打门外进来的这个男人很瘦，房主很胖。

一胖一瘦两个男人没有过多的寒暄，默默坐在客厅。

胖男人问：“还没找到夏小冉？”

瘦男人叹口气，说：“没呢。没办法才求老同学你帮忙的。”

夏小冉是瘦男人的未婚妻，已失踪三个多月了。别人给瘦男人出注意，让他到马路两旁的电线杆上贴寻人启事。也有人建议最好到电视台或报社交些钱，看能不能通过媒体把夏小冉找回来。瘦男人只是摇头。未婚妻既然是悄悄地离他而去，他就不想把这事闹得沸沸扬扬，让全城人都知道。

胖男人问：“要是夏小冉不在这座城市里，我就是再想帮你也没辙。”

瘦男人说：“不会的。她不会轻易离开这座城市的。我们在一起谈了两年恋爱，她说她喜欢这座城市，一生都不会离开这里。”

胖男人问：“夏小冉为什么要离家出走？”

瘦男人说：“她走之前，我们租好了房子，本来准备要结婚的，我想快些结婚，可她就是不想结婚。她说结这穷婚要多没意思就多没意思。然后，她竟悄悄离开了我。”

两个男人都不再说话。

再说什么都多余了。

胖男人狠狠吸了几口烟，他是房主，这样僵着不说话，他好像有些过意不去。于是，他只好清清嗓子眼里的痰，又亲自为瘦男人点上一支烟。然后，他在瘦男人的脸前转来转去的。转呀转，把瘦男人转得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走也不是。